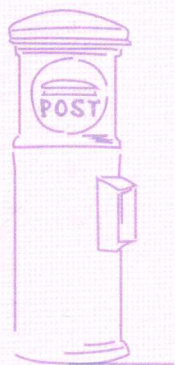


“那年，有点小情绪”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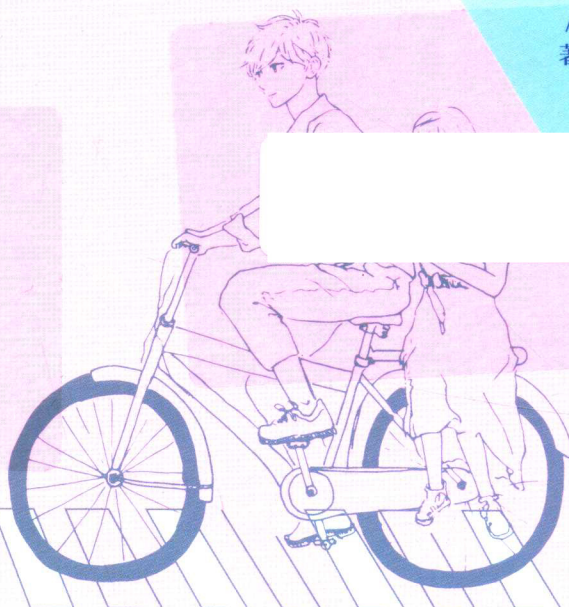
如果牵手走过甜爱路
如果你是我最浪漫的温度

如果我是甜爱
你是否愿意做我的祥德

甜爱 与 祥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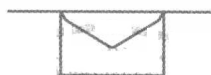
鲁阁下 / 著

那一瞬，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甜
与
爱
祥
德



鲁
阁
下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甜爱与祥德 / 鲁阁下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9

ISBN 978-7-5596-2421-5

I . ①甜… II . ①鲁…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2046 号

甜爱与祥德

作 者: 鲁阁下

策 划: 北京金色昀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特约编辑: 董向文 刘 敏 责任编辑: 徐 鹏

封面设计: 璞茜设计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0 千字 880mm × 1230mm 1/32 12.5 印张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2421-5

定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243832

又一年春早。

向神明千万次祷告后，田府诞下三代以来第一个女婴，弄瓦之喜，田老爷溢于言表。云游四方的术士为女婴赐名“田瑗”，却留下一句谶语拂袖而去：“情缘只得十八年，若非沟壑变平川。”

田老爷胆战心惊，令人取土欲填平村外两条沟壑。蹊跷的是，投入的土方总被瞬间冲走。

怀着些许侥幸，田老爷将小女精心养在深宅大院，不外出半步。伴着初归燕子呢喃，半夏鸣蝉叨扰，田瑗一日日长大，知书达理，聪颖过人，且渐渐出落得月貌花容、楚楚可怜。

村里放牛的小伙祥德，模样俊俏，与田瑗年纪相仿。因祖上世代为田府佃农，得了出入自由之便，成了田瑗最好的玩伴。陪小姐一起读书，虽是偶尔，祥德却能将文章背得烂熟；给小姐捎去莲花菖蒲，

哪怕一枝，亦能让田瑗知晓年近端午。两小无猜，继而日久生情，眼里的秋波，心中的蜜意，胜过那神仙眷侣。

爱女和佃户子弟的眉目传情，田老爷早看出了端倪，然而最让他夜不能寐的，是女儿的十八岁已迫在眉睫。

少年祥德突然不知所踪。小姐茶饭不思，常在门口张望。情郎的影子，你在何方？

忽一日，田府门口鞭炮齐鸣——消失一年之久的祥德，山一样伫立在大宅门前。原来，得知老爷所虑，他遍寻名山，终访得当年术士，方知若填平沟壑唯深山顽石，而非人间凡土。随后一年，祥德每日赶着老牛，风餐露宿，不舍昼夜地从山中凿出顽石，以血肉之躯运出，竟如精卫般填平了两条深不可测的沟壑。

禁足十八载的田瑗，终于迈出森森庭院，扑进祥德怀中，喜极而泣。

牵你手，走过彼时沟壑今日平川，这世上从此有了两条路：一条甜爱，一条祥德，相依相偎，再不孤独……



六月的佛罗伦萨，迎来了一年中最惬意的时光。在这座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城市，穿过古老街道的风，早已不再掺杂地中海的咸涩味道，裹挟了橡木香般清雅的文艺气息扑面而来，浸润着人的每个毛孔。

这是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绘画系国际硕士班本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主题是学生期末作业点评。奚沐晓坐在靠窗的位子上，一边聆听罗莎夫人对其他同学的作品进行点评，一边暗自重温早就默念了无数遍的作品陈词。

作为班里唯一的跟读生，两年前刚进学校时她就备受争议。奚沐晓大学念的本是商科，经营船运公司的父亲希望她在国外读个 EMBA 回来历练培养。让奚伯明没想到的是，女儿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深造的一年间，竟多次飞往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向各位教授递交自己历年

的美术作品合集。屡次碰壁后，她偶遇了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罗莎夫人。夫人认真翻看了奚沐晓的作品，最终认可了她细致入微的描绘笔法，破格招录她在国际硕士班跟读，但是无论她的学习成绩如何优异，最终都与硕士学位无缘。奚沐晓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了——毕竟她也确实不知道拿个学位对她这个家族企业的未来接班人有什么意义。

奚沐晓的到来，让班里一时闲话不少。来自日本九州的佐佐木背地里就经常用 **Bachelor Xi**（只有学士学位的奚小姐）来称呼她。虽然心里反感，奚沐晓倒也能想得开：他讲得也没错，就算苦读两年拿不到硕士学位也是自己选择的，怨不得别人。

“米歇尔，下面时间交给你，请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幅油画《香料市场的女人》的创作经历。”

听到罗莎夫人点名，奚沐晓起身走上讲台，来到自己的作品前，清清嗓子：“谢谢罗莎夫人！大家好，这幅作品表现的是去年夏天我在土耳其旅行时，在伊斯坦布尔的香料集市上看到的一幕。老板娘五岁的儿子躲在货架背后跟妈妈玩捉迷藏，老板娘想去拉他出来，不小心碰翻了货架上的香料罐子，各色香料粉泼洒下来，在晨光的映衬下，带着一丝朦胧、神秘的美。我想，这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土耳其带给我的惊艳一瞥。”

“米歇尔，我不得不承认，你的画作总带着一股静谧的力量，和你表面的活跃奔放似乎来自两个世界，但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这种反差。同学们看，画中的少妇在看到香料泼洒之后，惊慌的表情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自嘲，这里捕捉得非常精准。香料粉在晨光映射中的变色处理，也相当巧妙。细致到甚至连女人眼睛里反射的光，都已经有了香料的颜色。整个作品典雅、温暖、明朗，隐约带有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的风格，十分难得，我为你感到骄傲，米歇尔！”罗莎夫人的赞许赢得了教室里不少同学的掌声，奚沐晓略显局促，虽然这

不是夫人第一次当众夸赞她。

依例，夫人会对学生的作品提出改进意见：“当然，米歇尔，你的作品在完美中留有一个小瑕疵。可能，还是你唯一不擅长的部分——手！你看，她的手臂和手掌，虽然比例和透视没错，但整体显得非常没有力量。突发状况下，身体本能的反应会带来骨骼、肌肉和韧带的紧张，呈现出一个爆发的状态，显然你的这幅作品在此处还需要改进。”夫人讲得出乎意料地不留情面，奚沐晓听得有点蒙了，“其实在你过去的很多作品中，手部的处理都有所欠缺，虽然整体效果都很棒，但手部呈现始终是个遗憾。”

此时，教室前排传来一个轻微但充满蔑视的声音：“也许你以后可以考虑开一个没有手的肖像画展，**Bachelor Xi**。”教室里传来一阵哄笑，罗莎夫人做了一个“嘘”的手势，课堂随即恢复了平静。奚沐晓谢过夫人，强作微笑走下讲台。

“感谢今天大家的分享，还有你们用心的作品。今天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堂课，接下来，我会给你们每个人大半年的时间，你们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学院，或者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准备你们的毕业作品及硕士论文。记得明年春天，回到这里！我爱你们，孩子们，希望你们一切顺利！”说到此处，罗莎夫人眼里泛出一丝泪光。眼看又一届学生要毕业了，而她在讲坛上的使命也将走向终点。从青春洋溢到年近古稀，四十年的光阴，就在从未变色的赭石讲桌旁，偷偷流走。

各国学生纷纷拿出手机自拍，抑或围着罗莎夫人合影。奚沐晓收拾好包，快步走向佐佐木的座位，向他斩钉截铁地说：“佐佐木先生，三年之内，我一定会举办一场只有手的画展，到时候我第一个邀请你！”佐佐木听了笑得愈发张狂：“哈哈，好啊，希望你不要让我等太久哦！”

罗莎夫人注意到了两人的剑拔弩张，忙招呼奚沐晓：“米歇尔，你一会儿跟我去办公室，我还有事单独跟你说。”

夫人的办公室是一座幽静的小楼，跟佛罗伦萨的许多建筑一样，它也经历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风霜。斑驳的墙体上，斜映着几缕亚平宁半岛的明媚阳光。

两人坐定，夫人微笑着对奚沐晓说：“米歇尔，我想告诉你，硕士论文，按理你是不用交的，不过如果你愿意，我非常希望你能将这一两年的所学所思汇聚成文字，也许它无法成为你拿到硕士学位的敲门砖，但一定可以成为你未来成功的一块基石。”奚沐晓点了点头，请夫人放心，她原本也是计划要写的。

“第二点，是我课堂上对你作品手部问题的点评。你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我早就发现了你的问题，却等到现在才告诉你。因为我猜测，这一定与你的技巧无关，你可能是遇到了什么心理问题。你有足够的天分，你的笔法一向出色，观察那么深刻，连眼神都可以精准刻画，不可能画不好一双手。”罗莎夫人提出了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疑问，“可以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吗？”

奚沐晓惊讶于老夫人的洞察力，然而那个真正让她看到双手就会眩晕的原因，还是让它成为一段藏于内心的秘密吧。

“谢谢夫人，由于一些特殊情况，我不能告诉您背后的原因。我只能向您描述，当我尝试全神贯注地观察一双手时，我就会感觉精神恍惚，无法集中精力。所以，如您所见，我以前的很多作品都会回避双手，或者，草草了事。”

罗莎摸摸她的头发，像奶奶般，眼光充满慈爱：“学画的孩子都知道，达·芬奇小时候被费罗基俄调教，让他画了一年的鸡蛋。我也给你一个任务，就是去用心观察一百双手，建立起对手最基本、最客观的认知，然后再找模特画半年的手，画到你可以坦然地面对每一双手。

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枯燥、很煎熬，甚至令你反感——但请答应我，一定坚持住。真正的艺术家，有时候需要一点执拗和不理智。如果那点眩晕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请正视这份对艺术的眩晕感，眩晕着，画下去。我知道你当初是放弃了 EMBA 从伦敦来到佛罗伦萨，你有足够的勇气和激情去发现、去改变，我相信你会成功的。说实话，我还真有点儿期待你的那场只有手的画展！”

奚沐晓瞬间被触动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虽然家境优渥，但画画从来不是父母最支持她做的事。当年罗莎夫人把她从一群鄙夷的眼光中拯救出来，已经是对她最大的鼓励，今日的促膝长谈，更让她像打了一整瓶的鸡血。

她并没有像父母建议的那样，去幽静的富人区独住，而是在学院附近找了一对老年夫妻的 Home Stay（家庭寄宿），既能提高意大利语，又繁华安全——要知道，意大利的社会治安比起国内并不算好。当然，这都是借口而已。

老夫妇对中国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只要奚沐晓有空，就会拉着她打听这打听那。好在奚沐晓也乐在其中，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有个诗人跳江了人们就要吃粽子，上海的房价为什么那么高，北京的雾霾为何总那么厉害，就连弟弟奚力发了个朋友圈秀限量版康达姆机器人，奚沐晓也会跟两位老人聊聊。

可惜前几日两位老人飞去西西里岛晒太阳了，奚沐晓在自己的房门上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亲爱的孙女，祝你回程顺利，等我们来中国吃诗人的糯米团（屈原的粽子）！”看到这里，奚沐晓笑了，拿笔在字条后边画了大大的一个吻。

昔日热闹的家里，此刻静得只听得到墙上挂钟的嘀嗒声。奚沐晓猛地打了个激灵，赶紧冲到客厅打开了音响，把音量调到最大。然后

在近乎狂躁的音乐中洗完澡，裹着浴巾对着镜子吹头发。蓦地，她发现镜子里的自己，不知何时已变成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她害怕一个人独处，因为孤单随时会幻作一头膨胀的怪兽，吞并她脑中的一切思维。这样的感受，从那一年开始就一直存在，挥之不去；也只有在潜心绘画时，她才能暂时得以解脱。

上床前她收到一条微信，是祁实发来的，问明天几点到上海，他去接机。

奚沐晓原想像往常一样，直接把消息删除。手指触碰屏幕的瞬间，她停住了。思索片刻，回了一行字：“不用，太晚了。我爸安排司机接了。”随后定好手机闹钟，合上双眼，而不关灯，早已成为习惯。

第二天，罗马转机。奚沐晓用机上 Wi-Fi 发了条朋友圈：“Bye, ITALY! Hello, SHANGHAI, I am back with my dream!” 然后盖上毛毯酣然睡下。她知道在落地上海的那一刻，这条消息下的点赞和评论会像一块费列罗掉到地上那般，聚满蚂蚁。



上午十点，在自家舒服的大床上昏睡了一整宿后醒来，奚沐晓舍不得睁眼，她许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迷迷糊糊中，感觉什么东西在自己脸上游动，奚沐晓尖叫一声，从床上腾地坐起，定睛一看，原来是妈妈不知何时走进了房间，正坐在床边面带微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妈！你好歹弄出点儿动静来，不声不响地坐在这里悄悄摸人家，吓不吓人！”奚沐晓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起床气未消。

“怎么还咋咋呼呼的？晓晓，你小时候可不这样，那会儿乖巧、文静，又漂亮，像个芭比娃娃，人见人夸。”妈妈谈及幼时的奚沐晓，脸上写着“得意”二字。

“那是别人家的孩子。”顶嘴已经成为奚沐晓与妈妈相处的日常，“现在你女儿刁蛮、任性，像个金刚芭比。不过，还是很漂亮，对

吧？”奚沐晓说着凑上前去。

“你倒挺有自知之明！让我仔细看看，比我去年到欧洲旅游见你时瘦了些。”妈妈伸手再次轻触女儿精巧的小脸，“漂亮嘛，那是自然！”

“就是！也不看看我妈是谁，当年鼎鼎有名的彭浦三美！”

“不许取笑你老娘！”妈妈佯装生气，嘴角却浮现出一丝傲娇的笑。女儿嘴里玩笑似的“三美”，当年也确有其事。庄家三姐妹——大姐庄兰敏，二姐庄慧敏，还有她庄芝敏，虽然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却出落得大方得体，个个出挑。在彭浦这个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里，经常惹得一帮刚上班的毛头小伙儿在路上吹口哨。

“好，不逗了！改天我们去看看二美吧！”奚沐晓拍拍妈妈的肩膀。

“不用，你二姨妈太想你了，说今天就要过来看你！”其实庄家三姐妹关系打小就融洽，然而当年盛夏，大姐庄兰敏在安徽巢湖当知青时，收工后下河洗脚，不慎溺水身亡，“三美”从此只剩下了两个。

奚沐晓突然想起来什么：“哎呀，不巧，今晚我跟朋友已经约好了。你让二美明天来好吗？”

“你自己给她发微信。”妈妈丢下一句话，正准备走出房间，又折了回来，“沐晓啊，妈妈有几句话必须跟你讲明白的：你这次回来就不能再走了，学画的事当个兴趣就好，我和你爸爸也不多干涉，但这终究不是一辈子的事业。公司现在发展得很快，船队下半年还要扩张，正是需要人的时候。你爸也快六十了，虽然有你叔叔他们帮忙，但毕竟……”庄芝敏见女儿不接茬儿，也没再继续说下去。

奚沐晓耷拉下眼皮不耐烦地敷衍：“知道啦！我应该尽快去公司熟悉业务，然后找个门当户对又靠谱的老公，再过几年把我弟也扶植上正轨，这样我爸就可以安心退休了。是这样吗，亲爱的三美？”

“知道就好。”这个答复妈妈还算满意，“对了，晚上你跟朋友不是去酒吧吗？去的话不许开车啊！我让老许接送！”

“妈，别提许师傅了！我去年回来在金茂大厦的九重天酒吧跟朋友聚会，完事儿让他到楼下接我，你猜他开到哪儿去等了？南京路七重天宾馆！一个九重，一个七重，这当中还差两重呢！害得我在浦东干等了一个小时。”奚沐晓翻了个巨大的白眼，小嘴喋喋不休。

“你还怪老许，人家都一把年纪了谁像你成天往夜店跑，熟门熟路？”

见老妈又开始数落自己，奚沐晓不敢继续逗她：“好啦好啦，你为我真那么爱去泡吧啊？今晚是加菲约我去衡山马勒别墅，我们就吃个饭聊聊天。”听到加菲这个名字，庄芝敏总算放心地离开。

看着妈妈的背影，奚沐晓摇头嘟囔：“回国前说好的不啰唆，结果每次都是这几句话。我可是回来准备毕业作品的啊……”

吃过午饭，像皇上批奏折一样挨个儿回了朋友圈的留言，然后开始化妆，又磨磨蹭蹭地挑了好一会儿衣服，奚沐晓总算对今晚的造型稍微满意了。她下楼取好车，一脚油门自地库轰出，从外滩直奔法租界的马勒别墅。她自认不是典型的富二代，尤其在国外待了几年，深知人的成就感，并非香车豪宅可以表达的。但是，有好车开，有大房子住，谁又有理由拒绝呢？

衡山马勒别墅坐落在老上海上只角（繁华富人区）的最核心处。这座由英籍犹太人马勒于1936年建成的私人花园别墅，是一座三层挪威风格建筑，仿佛童话故事里的城堡，传说是马勒送给心爱女儿的礼物。小时候去展览馆参观，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奚沐晓就眼巴巴地望着这座花园，非常向往能进去玩上一圈。如今，这里早已变成酒店和高档餐厅，再也无法拒人千里之外，但依然是奚沐晓心中小世界里那座剔透的水晶宫殿。

服务员帮忙泊车时，奚沐晓已踏进旋转门，远远就看见加菲冲自己一个劲儿挥手，旁边坐着她传说中的警察男友丘野。

奚沐晓惊讶于加菲瘦身效果显著，虽然还是比常人大一号，但比起一年前那个一百八十斤的肥妞，显然已经瘦了一大圈。

“加菲，你可以啊！自从交了男朋友，奚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的身材了！”奚沐晓捏了捏加菲圆润的脸蛋，笑着说。

“你就使劲儿损我吧！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丘董——丘野，我男朋友。奚沐晓，著名留洋青年画家，也是我最爱的奚妈！”加菲的介绍，让现场氛围轻松不少。奚沐晓也趁机仔细打量起这个在加菲朋友圈里一天出现八次的警察叔叔，身材挺拔结实，短短的头发，健康的小麦肤色，衬衣下若隐若现的饱满胸肌，脸上带着一对浅浅的酒窝，无不彰显出一个年轻警员的活力。

奚沐晓打心眼里为加菲的变化高兴。加菲本名叫杨佳卉，不知道从哪天起，加菲猫的卡通形象在学生中间流行开来，彼时胖胖的佳卉就被同学甚至老师亲切地喊成了“加菲”。她倒也大方，欣然接受这个称呼，丝毫不觉生气，还让她妈妈买了只纯种的美国加菲猫，经常带到学校，老师也拿她没办法。加菲家境相当不错，祖上在上海永嘉路有两栋大洋房，新中国成立后被充公，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里很多亲戚在香港和新加坡做生意。从小衣食无忧的她，被胖乎乎的妈妈喂成了自己的翻版。从初中预备班到高中毕业，奚沐晓跟她同窗七年。其他同学虽然谈不上欺负加菲，但总是明里暗里笑话她的身材。只有奚沐晓，从陪加菲找猫开始熟悉，最终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

加菲和这个男朋友认识了好几年，恋爱也有一年多。至于两人认识的过程，奚沐晓早就听加菲绘声绘色地描述过：上大学那会儿，加菲迷周杰伦，有次周董在上海电影节走红毯，加菲在网上花大价钱买了个记者证，混到记者区去拍照。一个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实习警员兴许是晒了太久太阳，竟然晕倒在加菲身边。加菲好心地扶起他，给他灌了两口冰水。小警员倒是很快苏醒了，结果加菲却因此错过了周董

的红毯。后来，两人联系不断，直到某一天加菲勇敢地向警员表白，两人就这么在一起了。

“难怪叫他丘董，原来他让你失去了周董……”奚沐晓偷偷对加菲耳语了一句，两人咯咯笑作一团。丘野似乎听到了，有些局促不安地搓起了手。

“加菲眼光不错！”奚沐晓不拘小节，竟然上前摸了摸丘野的胸肌，“瞧瞧这体格！我呀，一直担心我们家加菲结婚的时候新郎背不动她，都担心十几年了，现在可算放心了！”

加菲一把抓过奚沐晓不安分的手：“哎哎！我说，看看得了，还伸出咸猪手了！奚妈先忍忍，一会儿啊，有你摸的！”

奚沐晓这才发现空位上还摆放了一套西餐餐具，忙警觉地问：“搞什么鬼？你不是就介绍丘董给我认识吗？你还叫了谁？”

“还能有谁，猜都猜得到。买单的呀！”加菲一脸诡异莫测的笑。

“你奚妈不缺这点儿钱！”奚沐晓一脸坚决，脑子飞转几圈，大概知道加菲所言何人了。

加菲忙赔笑脸：“我错了。奚妈先冷静一下，话说，当事人想请这顿饭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就伸手不打笑脸人，给点儿面子，啊。”

“我倒是想给你面子，你呢？就只知道给我添乱！”奚沐晓暗中叫苦不迭，资深猪队友加菲今天又立功了。

两人正说着，加菲突然冲着旋转门里走进来的一个俊秀时髦的年轻男子喊了一声：“哎，祁实来了！”

“抱歉抱歉，今天路上堵车，来晚了。”祁实忙跟大家打招呼。

奚沐晓低头假装喝咖啡，那杯意式特浓 EXPRESSO，为何在此时显得苦不堪言？

“晓晓，总算又见到你了。时差倒过来了吗？”祁实手搭在奚沐晓的椅背上，半俯下身子关切地问道。窄窄的韩版领带悬在空中晃动，

像曾经的心波荡漾。

“我……”奚沐晓迟疑了一下，耳边似乎只听到“嗡”的一声炸响。片刻，她总算调整好了心情，仰头送上一个最官方的微笑，“是啊，又见面了。时差嘛，且得花时间调。我这一天都在犯困，还好这家店的咖啡不错。”说完，她指了指手中的咖啡杯。

“嗯，除了咖啡，这家店的红酒和牛排都很棒，相信不会输给意大利本地的餐厅。等下喝杯红酒，能帮你晚上轻松入眠。”祁实言谈中透出十足的暖男气质，与中学同窗时并无分别。

“哼！”加菲清了清嗓子表示不满，“枉费姐姐我身宽体胖，这么大只在有些人眼里竟然是透明的？”

祁实忙转头笑脸相迎：“怎么会？加菲在我心中那可是举足轻重的，怎么会是透明的呢！”

加菲白了他一眼：“还举足轻重，得了，拿掉两个字儿，直接说姐姐我是举重的就行了……”

“那也是轻量级的！”

加菲被祁实的这句话逗开心了，呵呵笑了好一阵，见一旁丘野还呆坐着，这才想起来把男友介绍给祁实认识。

气氛逐渐热络，各自的近况自然是佐餐的最佳话题。

“对了祁实，你家的典当行——哦不，融资公司生意还好吧？”加菲用力切开略带血丝的牛排，眼神中满是对食物圣洁慈祥的爱。

“我爸帮忙盘下来也没多久，现在业务刚上正轨。去年股票市场火爆，很多人把房子质押进来炒股，后来股灾了，有些就再也赎不回去了。赶上今年上海房价暴涨，确实小赚了一些。所以最近在谈一些扩大投资的事，可能要去韩国并购一家做对外贸易的公司，你们知道的，我爸在韩国那儿有好些关系！”祁实轻描淡写，脸上却掩饰不住一丝得